



何香凝美术馆
艺术史名著译丛

范景中 主编

美术史的 实践和 方法问题

〔奥〕奥托·帕希特 著
薛墨 译
张平 校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范景中 主编

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

〔奥〕奥托·帕希特 著

薛 墨 译 张 平 校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 / (奥) 奥托·帕希特著 ;
薛墨译.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2017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

ISBN 978 - 7 - 100 - 13160 - 5

I. ①美… II. ①奥… ②薛… III. ①美术史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J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055061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美术史的实践和方法问题

〔奥〕奥托·帕希特 著

薛 墨 译 张 平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3160 - 5

2017年4月第1版

开本 670×970 1/16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2

定价: 42.00元

作者简介

奥托·帕希特（Otto Pächt, 1902—1988），奥地利美术史家，新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关键人物。曾在维也纳大学的马克斯·德沃夏克和尤利乌斯·冯·施洛塞尔门下学习美术史，并获得博士学位。纳粹德国时期移居英国，在瓦尔堡研究院和牛津大学担任研究员和讲座教授，1963年回维也纳大学任美术史教授。帕希特曾为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和奥地利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彩绘写本编撰目录，堪称中世纪书籍插图研究的奠基之作。他对中世纪彩绘写本研究以及15世纪荷兰、法国、德国绘画与雕塑等研究领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译者简介

薛墨，美术史博士，现任职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要从事美术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
REFLECTIONS ON METHOD

OTTO PÄCHT

Otto Pächt

Methodisches zur Kunsthistorischen Praxis

©1999 Michael Pächt, Munich

The copyright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granted by the Proprietor.

The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translated from THE PRACTICE OF ART HISTORY:
Reflections on Method.

本书中文简体翻译版权由米夏埃尔·帕希特授权出版。

本书根据哈维·米勒出版集团1999年平装版英译本译出。

“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范景中

副 主 编：邵 宏 李本正 杨思梁 乐正维

学术策划：黄 专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方立华 乐正维 李本正 杨思梁 陈小文 邵 宏

范白丁 范景中 黄 专 傅无为（德） 鲍静静

总 序

范景中

卡夫卡曾说：通天塔建成后，若不攀爬，也许会得到神的宽宥。这一隐喻，象征了语言交流的隔绝。同样的想法，还让他把横亘的长城与通天塔的垂直意象做了对比。不过，攀爬通天塔所受到的惩罚——“语言的淆乱”，却并未摧毁人类的勇气。翻译就是这种魄力与智慧的产物。

7世纪，玄奘（？—664）组织国家译场，有系统翻译佛经，堪称世界文化史上的伟大事件。那时，为了满足信众的需要，印刷术或许已经微露端倪，但译本能广泛传播，最终掀起佛教哲学的神化风宣，还要靠抄书员日复一日的枯寂劳动。20世纪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让人们能够遥想千年前抄书的格局。当年抄书员普普通通的产品，现在都成了吉光片羽。

远望欧洲，其时的知识传播，同样靠抄工来临写悠广。但是两个半世纪后的公元909年，开始传出一条消息，说万物的末日即将迫近。这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恐慌，知识的流动也面临着停断的危险。处在如此岌岌危惧之际，心敬神意的抄书员或许会反问自己，继续抄写这些典籍有何益处，既然它们很快就要烟灭灰飞于最后的审判。

他们抄录的书，有一部分就是翻译的著作，是让古典微光不灭的典籍。幸亏抄书员不为 *appropinquante mundi termino* [世界末日将至] 的流言所撼动，才让知识最终从中古世纪走出，迎来12世纪的文艺复兴。

这些普通的历史常识，让我经常把翻译者和抄书员等量齐观。因为他们的工作都不是原创。有时，欣赏南北朝写经生的一手好字，甚至会觉得翻译者还要卑微。不过，我也曾把一位伟大校书者的小诗改换二字，描绘心目中

所敬重的译者一抄工形象：

一书译几番来，岁晚无聊卷又开。

风雨打窗人独坐，暗惊寒暑迭相摧。

他们危坐于纸窗竹屋、灯火青荧中，一心想参透古人的思想，往往为了一字之妥帖、一义之稳安，殚精竭思，岁月笔端。很可能他们普普通通，只是些庸碌之辈或迂腐之士，但他们毕恭毕敬翻译摹写那些流芳百世的文字，仅此一点，就足以起人“此时开书卷，心魂肃寻常”之感。更何况，若不是他们的默默辛苦，不朽者也早已死掉了。

玄奘大师为翻译所悬鹄的“令人生敬”，大概就隐然有这层意思。这也使我们反躬自问：为什么让那些不朽者不朽？我想，答案必定是人言言殊。但最简单最实在的回答也许是，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就少了一个维度，一个叫作时间的维度；它一旦阙如，我们就会像是站在荒漠的空旷之野，前面是无边的茫茫，身后是无边的黯黯。

我推测，歌德的几行格言短句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Was in der Zeiten Bildersaal

Jemals ist trefflich gewesen

Das wird immer einer einmal

Wieder auffrischen und lesen.

(*Sprüchwörtlich*, II, 420)

歌德说，在时间的绘画长廊中，一度不朽的东西，将来总会再次受到人们的重新温习。这几句诗和歌德精心守护文明火种的思想一致，它可以用作翻译者的座右铭。

文明的火种，概言之，核心乃是科学和艺术。科学是数学、逻辑的世界，艺术是图像、文字的世界。撇开科学不谈，对艺术的研究，尤其对艺术史的

研究，说得大胆一些，它代表了一种文明社会中学术研究的水平，学术研究的高卓与平庸即由艺术史显现。之所以论断如此，也许是它最典型代表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不带功利的高贵与纯粹。而这种纯粹性的含量，可以用来测试学术的高低。王国维先生谈起他羡慕的宋代金石学也是这样立论的：

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汉唐元明时人之于古器物，绝不能有宋人之兴味。故宋人于金石书画之学，乃陵跨百代。近世金石之学复兴，然于著录考订，皆本宋人成法，而于宋人多方面之兴味反有所不逮。（《王国维遗书》，第三册，上海书店出版社，第718页）

观堂的眼中，金石学属于艺术史。金石器物就像书画一样，最易引牵感官的微蹟纤末，带起理性的修辞情念。宋代的学术之所以高明，正在艺术兴味的作用。陈寅恪先生也是同一眼光，他评论冯友兰的哲学史，说过类似的意见，《赠蒋秉南序》也赞美“天水一朝之文化，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追随这些大师的足迹，我们不妨发挥几句：一个文明之学术，反映其势力强盛者在科学技术；反映其学术强盛者在艺术研究，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的融合，最典型则是艺术史的探索。这是将近两百年来世界学术发展的趋势，现代意义的艺术史著作、鲁莫尔的《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1827—1832）可作其初始的标记。它出版后，黑格尔不失时机引用进了《美学讲演录》。

恰好，鲁莫尔[Carl Friedrich von Rumohr]（1785—1843）也是一位翻译家，是一位为学术而学术、不计名利、不邀时誉的纯粹学人。他研究艺术史出于喜爱，原厥本心，靠的全是个人兴趣。Character calls forth character[德不孤，必有邻]。参与这套艺术史经典译丛的后生学者，不论是专业还是业余，热爱艺术史也都是倾向所至，似出本能。只是他们已然意识到，社会虽然承平日久，

可学术书的翻译却艰难不易，尤其周围流行的都是追钱追星的时尚，就更为不易。这是一个学术衰退的时期，翻译者处于这种氛围，就不得不常常援引古人的智慧，以便像中古的抄书员那样，在绝续之交，闪出无名的、意外的期待。1827年7月歌德给英格兰史学家卡莱尔 [Thomas Carlyle] 写信说：

Say what one will of the inadequacy of translation, it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concerns in the whole of world affairs. [翻译无论有多么不足，仍然是世界的各项事务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工作。]

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看一看汉斯·皮利兹 [Hans Pyritz] 等人1963年出版的《歌德书志》[Goethe-Bibliographie]，翻译占据着10081—10110条目，约30种之多，语言包括拉丁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语、法语、中古高地德语、波斯语以及一些斯拉夫语。翻译一定让歌德更为胸襟广大、渊雅非凡，以至提出了气势恢宏的 *Weltliteratur* [世界文学] 观念。他的深邃弘远也体现在艺术研究上，他不仅指导瑞士学者迈尔 [Johann Heinrich Meyer] (1760—1832) 如何撰写艺术史，而且自己也翻译了艺术史文献《切利尼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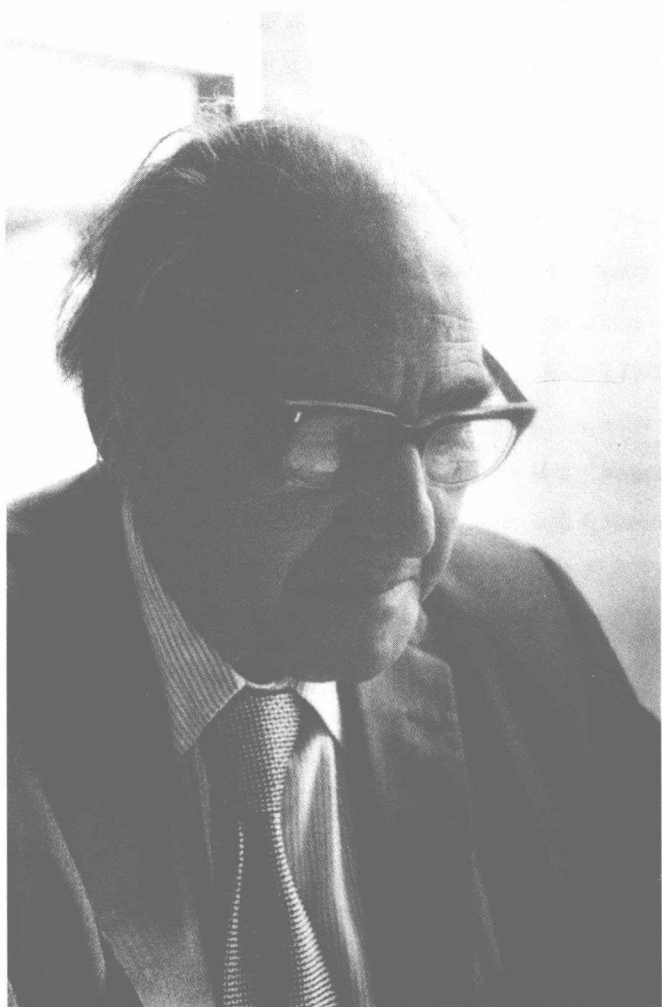
歌德对翻译价值的启示，我曾在给友人的短信中有过即兴感言：

翻译乃苦事，但却是传播文明的最重要的方式；当今的学术平庸，翻译的价值和意义就更加显著。翻译也是重要的学习方式，它总是提醒我们，人必犯错，从而引导我们通过错误学习，以至让我们变得更谦虚、更宽容也更文雅，对人性的庄严也有更深至的认识。就此而言，翻译乃是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2015年5月29日)

把翻译看为一种值得度过的生活方式，现在可以再添上一种理由了：人活在现象世界，何谓获得古典意义上的 *autark* [自足]，难道不是把他的生命嵌入艺术的律动？翻译这套书也许正是生命的深心特笔，伴着寒暑，渡了春魂，摇焉于艺术的律动。这律动乃是人类为宇宙的律动增美添奇的花饰绮彩。

本丛书由商务印书馆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出版；书目主要由范景中、邵宏、李本正、黄专和鲍静静拟定，计划出书五十种；选书以学术为尚，亦不避弃绝学无偶、不邀人读的著作，翻译的原则无他，一字一句仿样逡写，唯敬而已。

草此为序，权当嚆引，所谓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也。



奥托·帕希特（1902—1988）

中文版序

本书以奥托·帕希特在维也纳大学系列讲座的讲稿为基础编撰而成，最初为德文，编撰者有约尔格·奥伯海德歇尔 [Jörg Oberhaidacher]、阿图尔·罗泽瑙尔 (Artur Rosenauer) 和格特鲁特·希科拉 [Gertraut Schikola]，他们主要是补充完成了一些注释。三位编者均为本书作者的学生，后成为同事。

本书中文版得以问世，全得力于薛墨先生的翻译。至此，本书不仅有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日文版，而且在汉语读者中得以传播，我由衷地感激译者所付出的努力。

克里斯托弗·S. 伍德 [Christopher S. Wood] 先生能为本书作序，实在是荣幸之至。在序言中，他既说明了奥托·帕希特在维也纳艺术史学派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还指出了帕希特先生对当前艺术史研究的意义。

最后我要向商务印书馆致以谢意，她使汉语世界对帕希特先生传奇的教育方式产生兴趣。我父亲自己曾写道：“我在课堂上，有意激发年轻艺术史学者的自觉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诚如沃尔夫林所言，‘借助众多例证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更想说，必须对所研究作品本身加以涵泳体察，达到共鸣后发现问题，并非一口气摆出已确定、拟好的方案。总之在我看来，一种研究方法并非始于思辨推论，而是来自对眼睛观察艺术品的感知过程加以理性的思考。我一直相信，艺术史所关注的内容始于眼睛而非文字。”

米夏埃尔·帕希特

目 录

001 中文版序

001 美术史的实践

005 一 走近艺术品

015 二 陌生的空间观念

027 三 陌生的时间观念

033 四 “形式的机会”

043 五 建筑的形式阐释

051 六 从发展的角度“看”

059 七 归属与鉴定

067 八 作为注解的艺术史

075 九 知识之眼

081 十 图像志的必要性

085 十一 书本知识与艺术自主性

089 十二 比 较

109 十三 历史之链中的艺术品

- 125 十四 发展观与决定论
- 133 十五 直觉与发展逻辑
- 141 十六 历史的不可逆
- 147 十七 历史与个体
- 153 十八 历史中的延续性问题
- 157 注 释
- 165 奥托·帕希特著述年表
- 171 奥托·帕希特维也纳大学开课年表（1963—1972）
- 172 插图目录

美术史的实践

19

我的意图并非如本书之名所示，仅去探讨方法论本身，也不希望对这门当前被称为“基础科学”的学科做基础理论研究，更不想发展甚或勾勒出一幅艺术史研究新方法的蓝图，这显然超逾了我的能力范围。本书所讨论的问题都极其普通，目的是寻找一种我们艺术史家从事研究的有效方法。传统经验认为——思想史上任何具批判精神的研究者对此都深有体会——探究任何现象的成败，通常主要取决于智力和感官感受力，以及我们研究所凭借的思想工具。探讨音乐现象和视觉艺术尤其如此，首先必须在完全脱离理性控制的情况下体验和“重温”艺术。所以找到培养我们感官敏感性的方法和手段非常关键，但仅仅在脑子里思索这些方法和手段是没用的，只有用一种实证的方法才能取得成功。同时，我们还需要反思，必须既反观作为观众的自身，也思考我们的研究对象——艺术品。

当然，此研究还要对我们作为发展论史学家或博物馆人在实践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加以考察，以此估测这些手法是否完全适用于我们的目的。¹我们外出旅行，首先要确保自己乘对了火车。研究艺术史，人们不会这么做，结果他们惊奇地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或到了错误的目的